

重案组

套房的针孔探头让人梦魇缠身，彻夜难眠；女出租车司机失踪，家属遭遇死亡威胁；
见义勇为还是持枪杀人，刑警身陷绝境；天网惨案一波三折，到底谁是元凶？



ZHONGANZU

重案组刑警赵川，为您讲述刑警最真实的故事和情感，
揭秘最原汁原味的刑警生活！

重案组

吴宏宇◎著

套房的针孔探头让人梦魇缠身，彻夜难眠；女出租车司机失踪，家属遭遇死亡敲诈；
见义勇为还是持枪杀人，刑警身陷囹圄；灭门惨案一波三折，到底谁是元凶？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案组 / 吴宏宇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008 - 5467 - 8

I. ①重…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778 号

重案组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傅 婷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总编室)
010 - 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制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逆袭	1
第二章	护花	12
第三章	号码	23
第四章	尸体	39
第五章	线索	54
第六章	伤逝	72
第七章	破绽	90
第八章	围城	108
第九章	新官	129
第十章	入狱	152
第十一章	倾心	180
第十二章	宿命	207
第十三章	风起	235
第十四章	聚歼	263

第一章 逆袭

晚上八点多，赵川躺在办公室的床上，无所事事地拿着一本书闲看。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赵川吓了一跳，赶忙翻身起来，趿拉着鞋，两步窜到桌子前，拿起了电话。

“你好，公安局刑警大队，请问有什么事儿？”

“别整那些没用的，赶紧到巡警大队来，文英家亲戚的四轮车让夜巡中队扣了。”电话里传来了彦勇的声音。

文英姓孙，彦勇姓王，这两个货连同赵川都是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的毕业生，分配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因为仨人都还没有结婚只能住在局里的单身宿舍，所以平时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都是形影不离，就连上个厕所都得互相叫着，一起蹲坑一起撒尿，一个都不能少，若是少了一个，另外两人则是宁肯憋着也必定不肯独享那份快感的！

时间一久，此类事迹经过热心同事们的口口相传，三个人竟然也稀里糊涂地混了个牛哄哄的封号——刑警三剑客。也亏得那时还是九十年代末期，新世纪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否则的话，刑警三剑客是注定逃脱不了变成“基情三兄弟”的厄运的了。

叨咕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在说一个事儿，那就是仨人儿的感情不是一般的铁，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就是多个脑袋差个姓！所以一听说文英有事，赵川二话没说放下电话一个高就窜了出去。

巡警大队不远，就在县公安局大楼北门旁边，不到两分钟赵川就出现在巡警大队的一楼值班室，正抱着膀子听文英和彦勇在跟几个巡警掰扯。

只听彦勇说：“前一段时间县政府刚刚下发文件，开通了农村蔬菜进城绿色通道，不允许随意扣押农村拉菜车。你们扣车也就算了，还单单扣个车头，

重案组

把车斗扔在路上，车斗和菜丢了咋办？你们赔啊？”

这货长得虽然也算是彪悍，可说话却带点娘娘腔，此时此地，义正词严之外，越说越是激动，结尾的反问句就不由得加上了尖利的高音儿，更是余音绕梁，唬得他对面的巡警一愣一愣地，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好半天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巡警才咬牙清醒过来，故作镇静地把嘴一撇说道：“你们是哪儿的？来说情就像个说情的样子！咋地，还想讹上公安局啊？”

赵川放下抱着的胳膊，略有些拘谨地垂手上前一小步露出了头，人模狗样地说：“这位兄弟，不好意思，真是打扰了，我们仨都是咱刑警大队的，扣的这车是农村亲戚的，他们七早八晚地进城卖菜也不容易，你们就给个面儿，行个方便，放了得了。”

赵川的语言和语调都算得上是文质彬彬，小头头刚刚受刺激的心脏也跳得平和了许多，他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尽量显得亲热地说：“是一个局的早说啊，都是一个槽子吃饭的同行，能不照顾吗，就交 200 吧！”

赵川神色微变，强忍着心中的怒气想要再央求两句，却被文英一把拽到了身后说：“你是不是觉得给我们老大大面子了，你们他妈的算哪路警察，就一个协警也敢在路上执法？原来老子没碰上也就算了，现在都告诉你是一个局的，还罚 200？好，我也不难为你们，罚 200 也行，给我们拿手续！”

文英伸出一只手，一脸的不屑，状极嚣张：“拿不出来吧，哥哥教教你，治安管理处处罚条例明确规定，当场处罚不得超过 50 元，你们刚才让人家交 500，不交就扣车，谁教你们这么执法的？”

就算是泥菩萨也有三分火气，更何况仨人是在人家巡警的地盘儿跳高，这可就是相当于骑在人家脖颈上拉那啥了，情势所逼，小头目也是动了真气，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局的是不是比自己正规的纯种警察了，一拍桌子大声说道：“你们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老子还不伺候了！哥儿几个，走！咱们还得巡逻去，没工夫伺候这几个傻帽儿！”

说完起身就要往出走，却被赵川一把抓住领子：“跟谁老子老子呢，刚才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还敢打我咋的？”

“猜对了，加十分！”赵川嘿嘿一笑，一个“炮子”过去就把这小头头撂倒在地。

“动手！”文英大喊一声，也是一脚踹翻他对面拎着警棍的一个巡警。

这三个货在警校的时候就是好事之徒，无风起浪的主，何况这次自己这方还是极为难得的站住了理儿，所以出手毫不留情。

三下五除二地上就躺倒一溜。

“跑！”还没等别的办公室的巡警反应过来，三剑客早已冲出巡警大队大门，逃之夭夭了。

打完就跑，是三剑客十战九胜一平的不二法门，此次当然也不例外。

马路对面一个狭窄的胡同里，赵川有些自责地说：“都怪我，这下那四轮车算是贡献了！”

文英却是毫不在意一笑说道：“那几个山炮就是欠揍，车要不回来不算事儿，反正咱是尽力了，走，二哥安排撸串子去！”

赵川装模作样地问：“这……好吗？”

“行了，别装文明人儿了，走着！”站在一旁的彦勇早就迫不及待，拽着赵川就奔夜市的方向走，生怕文英后悔似的。于是，夜市大棚中的饮食男女中又悄然地多了三个吃货。

“咣咣咣！咣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酒后在宿舍中蒙头大睡的赵川三人。

“谁呀，这是敲门还是踹门呢！”赵川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前半夜一顿啤酒让他还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好半天不知道自己坐起来是要干啥。

“开门，看看是谁？”文英说。

“你咋不去开呢？”赵川问。

“你离门近！”话音未落，文英就咣当一声又躺回到床上。赵川无奈，只好伸出一只脚丫子勾开了门锁。

门开了，一个人闪身进屋，屋里的三剑客不由得齐齐愣住。

“吴大队，你怎么来了，现在才早上四点？”

“你们仨还跟没事儿人似的，不知道闯祸了吗？”

“不知道啊？”

“咋的了？”

“我们昨天不到十点就睡觉了？”

赵川、文英、彦勇三个表情惊讶，十分的无辜，这是三人的又一绝技——打死不认账。

“跟我就别装了！”看着这三个兵，吴大队也觉得好笑，说道：“督察有个

壹案组

好哥们儿刚才起早给我打的电话，说你们昨天晚上在巡警队打仗的事让人家巡警给告了，任局这把是真怒了，下茬子要收拾你们！”

任局是县局的一把手。

三人尽管平时胆大包天，但听说任局过问也是一阵迷糊乱了方寸。

“那怎么办？”平时街头斗殴的经验此时毫无用处，三人不由得求救似的看着吴大队。

“事情经过我已经知道了，我估计今天上班督察就得开始调查。你们就咬住两点，第一，你们不是去讲情，而是对巡警违法办案提出意见；第二，是巡警先动手的，你们是自卫。”

“可是那几个巡警功夫太次，脸上身上都是伤，我们仨都没事儿啊。”彦勇问。

“这和谁先动手的没关系，不用寻思没用的，就照我说的办。哼哼，我还不信了，让他们看看啥叫公安局的正规军！”吴队冷然一笑，继续说道：“我估计今天第一个就得找赵川谈话，因为你刚上班，没经历过事儿，督察肯定认为你是最好忽悠的。赵川，该咋说就咋说，叼住理，别害怕。”

文英和彦勇笑了，说：“吴大队这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赵川这货别人不知道，我俩还是清楚的。当年在学校打群架，22个人参加，21个指认他动手了，就他自己不承认，后来我们教预审的老师都上阵了，也没拿下，这货还振振有词地说对方那伙儿流氓就是该打，要不是牢记校规校纪，早就动手了。整个一个大好人的形象。”

赵川说：“咋装都白扯，好人死在证人手啊，最后不还是背个处分。”

吴大队说：“一会儿起来好好收拾收拾，精神点儿，让督察也看看咱们刑警的精气神！”

“您就瞧好儿吧”

早上的时候，天空中开始飘下细细密密的雨丝，伴随着微微的清爽的凉风，竟使赵川觉得这个北方小城似乎也很有了些江南古镇的味道。

他打开窗户，看着窗外雾蒙蒙的景色，深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宿醉的难受一扫而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赵川一副文青的范儿。

“装，你就可劲儿的装！”文英笑嘻嘻地走进来，递给赵川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说道：“赶紧吃，一会儿过堂了。”

赵川难得的老脸一红，接过包子，胡乱地吃了起来。

大队刚刚开完早会，还不到九点，赵川就接到了督察长徐伟的电话，让他到督察室来一趟。

赵川尽管自信满满，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些忐忑。

走到督察长办公室门前，赵川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警容风纪，敲了敲门。

“报告！”

“进来。”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在进门之前喊“报告”了，徐伟感到有些意外。尽管按照要求需要这样做，但是公安机关毕竟不同于军队，那些老民警进门别说喊报告了，能敲一敲门就算很有礼貌的了。

嗯，看来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估计好整。

“赵川吧，来，先坐下。”徐伟站起身来，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亲自倒了一杯水递了过去。

赵川看上去有些受宠若惊，站起来接过水杯放在手边的茶几上，又笔直地坐下，两手放在膝盖上面。

“别紧张嘛！”徐伟说，“小赵，估计你也知道找你来的意思，你就实话实说，屁大个事儿，最后顶多就是你们大队内部批评教育一下。但是如果你不好好说的话，事情闹大了，咱们督察也是不好办的。”

“我一定如实讲。”

徐伟心里暗笑。他是很看不上刑警这帮人的，特别是那个吴大队，才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大队长，还是县局党委委员。在他看来，不过就是把任局溜好了，有个屁能耐？

徐伟早就琢磨要找个机会好好整整吴大队，这次虽然不能涉及他个人，但是就事论事把他的手下的搞倒，也比扇他嘴巴子都让他难受。为了好好恶心一下这个姓吴的，徐伟并不介意把眼前的这个小子当做炮灰。

“好，态度不错，下面你就说说看。”徐伟脸上保持着微笑。

“说什么？”赵川一脸茫然。

“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徐伟耐住性子和蔼地提示。

“昨天晚上怎么了？”赵川又变成一脸的无辜。

“看你不错的一个同志，怎么这么不老实！”徐伟有些动怒，啪地拍了一

重案组

下桌子。

“我真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干了什么违纪的事情啊！”赵川把违纪两个字咬的特别的清晰。

“怎么，到巡警大队闹事儿的没有你吗？”徐伟阴沉的脸色中夹杂着嘲弄。

“闹事？”赵川的表情在瞬间又从无辜变成不解，随即一本正经地问道：“徐督察长，我虽然年轻，但也牢记一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现在对昨天晚上事情的调查才刚刚开始，您怎么就认定事情的性质是闹事了呢？”

“你……”徐伟被结结实实的噎了一次，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毕竟是四十多岁才从教师转行进的公安局，而且干的始终是文职，一个大意就被赵川抓住了话脚儿。

“好，就算不是闹事，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儿？”徐伟退了一步，准备以守为攻。

“事实是我们在去巡警大队询问事情的过程中，发现巡警在执法中存在问题，就提出来希望他们能知错就改，没想到带班的中队长恼羞成怒，指使五六个巡警对我们进行殴打。徐督察长，您想一下，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三个是咱们一个局的干警，还敢动手，如果是换成老百姓，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不对，巡警说是你们先动手的。”

“我们还说是他们先动手的呢，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双方都是互为证人，从证据角度来看，就是事实不清。”赵川很耐心的解释，这个货还真把自己当成法学老师了，“所以，要看起因，看动机。”

徐伟觉得自己很窝囊，快五十岁的人了，竟然让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子一顿教育，想了想还是忍了。哼哼，和老子玩儿，你还嫩了点儿，我就不信以后整不死你。

“好吧，你回去写一个事情经过交到我这儿，先回去吧。”徐伟一分钟也不想看这个小子的嘴脸，赶紧让他滚蛋。

赵川知道自己这次是得罪了这位大佬，不过没办法，不能因为怕得罪他就把自己哥儿仨送进火坑不是。

以后小心点儿就是了，赵川哼着小曲儿回到了办公室，他一点儿都不担心文英和彦勇，这两个货可能会让老徐吐血。

赵川恶意地想。

督察长徐伟草草地对刑警大队三个民警的调查。

这三个家伙，一个比一个难缠，最后一个叫彦勇的小子竟然还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段演讲，对农民们的生活现状进行了一番总结，说到激动处还潸然泪下，整个把自己搞成了农民兄弟的代言人。

更悲催的是，任局看了督查的汇报材料以后，竟然也是一笑，说道：“这三个小子还真是有点儿意思，干了错事，说的竟然一个比一个冠冕堂皇，脸皮也真是够厚实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他们的业务的确是不错，最起码三个打五个还占了便宜，得了，还是功过相抵吧，让他们大队内部教育一下，以后不要这么冲动。”

徐大督察长本想在汇报时做点醋，却没有想到任局的态度突然转变了。无奈只有就坡下驴，恭维了任局两句，转身离开。

回到办公室想了一想，他还是先给赵川等三个人打了一通电话，说自己如何如何说尽了好话，才扭转了任局的态度，自己当这个督察长就是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同志们，而不是祸害人云云。

赵川、彦勇、文英三个人在放下电话以后，都是不由自主地啐了一口，说了一个字：“操！”

小小的插曲并没有掀起什么大的波澜，晚上下班前三剑客正聚在一起研究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就接到了中队长李铁林的电话，晚饭不用瞎琢磨了，吴大队有请。

三个人一蹦三个高，看来不但无过还有功呢，赶紧聚到李队的办公室，一边喝着铁观音，一边侃着大山。

赵川喝了一杯，又撕开一袋儿真空包装的铁观音。

李队说：“你们仨就数你最不见外，我那铁观音二百一盒呢，里面也没几包。”

赵川说：“谁让你是我大哥呢？再说你这也不是好道来的，我这也算杀富济贫，对吧？”

文英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咱大哥从来不受贿。是吧，大哥？”

李队笑着点点头。

文英说：“这都是小妞送的，大哥，是医院那护士还是车管所那警花啊？”

“滚，没一个好货！”

安排晚宴的是宣府大酒店的老板曹江。

吴大队等几个人从出租车上一下来，就看见穿着浅色西装打着一条特别鲜艳颜色领带的曹江站在门口，身边站着一个穿着酒店套装的高个儿美女。

“哎呀，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到我这小店吃顿便饭，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单玫。”曹江和几个人亲热的握手，点头哈腰的，那个单经理倒是很有素质，双手始终搭在身前，轻轻点头和大家示意以后就转身在前面带路。

“今天晚上这顿饭不太好吃啊。”文英和赵川嘀咕了一句。

“嗯，有同感。”赵川点头。

彦勇在一边说：“这个山炮平时老牛了，除了消防的，连治安科都不给面子。人家挂着招商引资的牌子，听说他哥没死之前还是个省里的大干部，上次派出所来抓赌，人还没带回去呢，这边电话就上来了。最后不但人放了，分管局长和所长还得亲自来道歉赔偿，说是抓赌的时候把人家门踹坏了，最后看面子才要了咱们两千块钱。”

赵川说：“这件事儿满社会儿都知道，我敢保证现在客房里就有耍钱吸毒的，社会这帮小子都拿这儿当家了。”

彦勇说：“这就奇怪了，这货怎么低三下四安排咱们吃饭了呢？”

说话间，众人来到了位于三楼的VIP包房。

“我靠！”赵川一进门，就差点儿被里面的金碧辉煌晃个跟头。

充满欧式风情的吊灯、窗帘、沙发，闪着金色、银色光芒的各式餐具，还有四名穿着中式短旗袍女服务员白晃晃的小腿……

赵川的脑海里面浮现出一个词，活色生香。

他贼头贼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瞬间的失态，这才松了一口气，装得很随意地坐在了沙发上。

吃饭的时候，曹江屏退了服务员，只有单玫站在桌边布菜倒酒。

一瓶五粮液进去以后，酒桌上的气氛也热烈起来。

曹江说：“我给大家伙讲个笑话，要是哥儿几个都笑了，咱们就把这杯酒干了它。”

吴大队说：“好啊，也听听企业家的笑话。”

李铁林几个人也停了筷子，好奇地听了起来。

曹江咳嗽了一声，“说是有一天大象正在路上散步，碰到一条蛇挡住了路。大象很生气就大骂蛇，看你那个样，赶紧滚开。蛇说，你那个样好，脸上长个鸡巴，大象乐了，说咋地也比你强啊，你是鸡巴上长个脸。”

静了一会儿，突然全体大笑，吴大队边笑边说：“曹总啊，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个妙人。来，干了这杯！”

赵川注意到站在一边的单玫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转瞬之间又笑靥如花。

赵川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到曹江身边，说道：“曹总，我叫赵川，是刑警大队的一个小小的侦查员。今天能和您一起喝酒真是十分荣幸，祖宗积德啊，来，我敬您一杯酒，也讲一个笑话，给您助兴。”

曹江看着赵川一脸拍马屁的样子，心说，操，今天要不是有事求着你们这伙人，就你一个小喽喽老子还真看不上眼。

他心里虽然这样想，脸上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于是也端杯站了起来说：“一看就是年轻有为啊，吴大队，你可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老弟，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咱哥儿俩好好亲近亲近。”

中队长李铁林心中却是一笑，他太了解赵川了，这厮这时候整这么个么蛾子，不定心里憋着什么坏水呢。

赵川板住脸，一本正经地说：“那我可就讲了，我这前半辈子就指着这个笑话活着了。说三国时候，魏蜀两军对阵，曹操先派蒋干与诸葛亮交锋。亮见蒋干前来问曰，干，你娘好吗？蒋干只好低声回答，好。然后滚鞍落马；曹操无奈只好亲自上阵，亮随之问曰，操，你妈好吗？曹操听后，吐血而亡，魏军大败。”

讲完以后，还没等大家有什么反应，赵川一捂嘴，说了句：“要吐！”跑出了房间。

在洗手间的妆台前洗了一把脸，赵川伸手又拿起边上的热毛巾胡乱地擦了擦，就定定地看着镜子前的自己。忽然听见旁边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赵警官，需要解酒药吗？”

赵川回头，这才发现那个经理单玫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的身边。

“谢谢，我没有喝多。”赵川说。

“那您……不知道我们老总也姓曹吗？”单玫犹豫了一下问。

“你怎么知道我姓赵？”赵川答非所问。

“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记住了，这是我的工作需要啊。”单玫微笑着回

重案组

答，继续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赵川摸了摸鼻子，一脸正经地说道：“此曹非彼曹，本笑话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单玫扑哧一笑，嫣然离去。

看着她的窈窕身姿，赵川一阵迷糊。

第二天上午，赵川才知道曹江请客的目的。

原来就在头一天上午，宣府大酒店总经理曹江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是个女的。

这个女人一进来就把手里拿的一个光盘插进了曹江的电脑机箱里，打开一看却是这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床上大战。

正不明所以的曹江更懵圈了，他顾不得里面的哼哼呀呀，颠鸾倒凤，赶紧问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没看见这是在什么地方录下来的吗？对了，就是在你们酒店的商务套房。现在有人给我寄了这个光盘，还打电话让我拿五万块钱，不给钱就公布到我单位还有网上！这事儿你们酒店不负责谁负责，五万块你们出。”女人嘿嘿冷笑着说。

曹江惊出一身冷汗，好说歹说，对方才拿了两万走人。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一身冷汗坐着发呆。整整一个上午，他设想多种可能性，最后还是决定不报案，私下里找以前有过几次接触的吴大队秘密调查这件事。

吴大队接到曹江的电话立刻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他也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选调了李铁林这个中队的文英、彦勇、赵川这几个相对年轻，社会关系不太复杂的刑警参与进来。

赵川坐在吴大队对面的椅子上，听李铁林把案情说完，哈哈一笑说道：“还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曹总也有求到咱们刑警的时候！”

李铁林说：“你他妈还乐呢，昨天你那个狗屁笑话讲完，曹江老脸憋得通红，差点儿没过去。”

赵川无所谓地对吴大队说：“谢了。我就看不惯他对咱们警察那副嘴脸，不损损他五粮液都白喝了。”

吴大队说：“赵川，我不管你对曹江这个人怎么看，但是现在是搞案子，

你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耽误工作。”

赵川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Yes, Sir! 保证完成任务!”

“你小子，滚吧!”

吴大队和李铁林相视一笑，对这个活宝都觉得有些无可奈何。

第二章 护花

洗了个淋浴，蒸了一会儿桑拿，又做了一个盐奶，赵川和文英穿上服务生双手递过来的睡衣，往休息大厅走去。一路上遇见的服务生见了两人都是一个鞠躬，嘴里喊道：“孙哥、赵哥慢走，祝你们休息愉快。”

赵川对文英说：“靠，当个有钱人还真是挺他妈愉快，我怎么有一种高高在上飘飘欲仙的感觉呢？”

文英用手里的毛巾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说：“老兄弟，你堕落了。咱哥儿俩高中可都是学文的，还记得那句话吗？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

赵川一脸的鄙视：“二哥，不是我说你，一天不装逼你就刺挠，瞅你那得瑟样。”

文英说：“非也非也，老弟，看你现在都什么样了，张嘴就是粗话，想想看，你原来是这样的吗？”

赵川不服：“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

为了保密和尽快破案，曹江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除了在四楼安排了两间商务套房作为专案组的临时驻地，还特别给专案组每人一张特别定制的金卡，凭这张卡就可以在酒店洗浴中心消费无限期免单，当然按摩除外。

此时的赵川和文英二人正是在充分享受这种贵宾待遇。

宽阔的休息大厅里面没有几个人，赵川和文英选了靠边的一个角落，躺在了柔软舒适的沙发椅上。

两个人一边看着对面的悬挂电视，一边闲聊起来。

文英说：“我看宣府这起案子悬，难度太大，没啥下手的地方。”

他说的是实情，这也正是专案小组面临的难题。

在前几天的工作中，他们首先排除了那个女的自己实施敲诈的可能性。经过调查，这个叫赵玲玲的女人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快30岁了还没有结婚，跟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两个人只是在半年以前在宣府住了一次，结果就被录了下来。

随后，专案组又对宣府大酒店的所有客房进行了检查，并且在四楼的两间商务套房的电视机后壳里面发现了微型针孔摄像装置。经过专门人员鉴定，同类型器材在网上或者南方沿海城市的电脑科技城都可以买到，一套价格也就是三千元左右，但是安装在酒店的这两部被人为地改装了，它不再是以电池作为能源，而是接了一个小变压器后直接接在电视电源插头上。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大型酒店的电视电源插头是始终插在插座上的，住宿的客人只要把取电卡插在取电盒上，房间所有电器就自动供电。所以这个设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无论客人看不看电视，只要他用电，针孔摄像装置就自动开始工作。另外它还有无线接收功能，偷窥人可以在五百米范围内接收到信号。

赵川、文英还有彦勇三个人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仔细排查了酒店一年以来的人住登记，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叫李德胜的北京市人在九个月前分别入住过安装摄像头的两个房间，而且相隔只有一天，嫌疑最大。但是通过他的登记资料与北京警方核实，确认是一张假身份证。

与此同时，吴大队和李铁林也是亲自出马去邮局调查。因为赵玲玲手里的光盘是以挂号邮寄的方式从白城市寄过来的，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有实施多起作案的可能性，而本案这种情况之下绝大多数人都不會报案，所以到邮局调查就十分的必要。

本来以为会比较复杂，没想到调查的经过却极为轻松。他们刚刚开始就发现在赵玲玲收到的挂号信寄出的同一邮局、同一时间，一共寄出了七封信，收件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除了赵玲玲以外，其他六个人的身份都是县里各大局、企业的领导！

这就十分有意思了。

吴大队单独和任局汇报以后，两人又一起向县里的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在县里的协调下，任局和吴大队得到了一个预想中的答案——这六个人都曾经在宣府那两个房间住过，都曾经在房间里和不同身份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都在最近被敲诈，数额不等，最多的竟然一次交付了10万元。